

大家具师

家具行业的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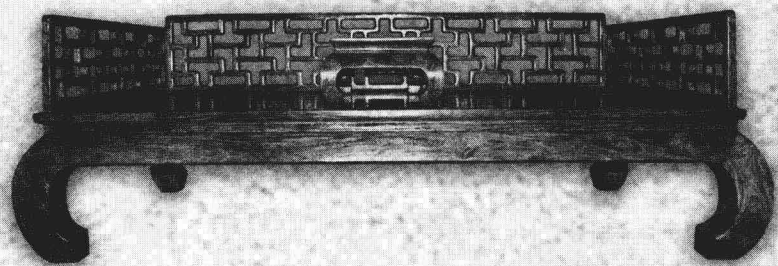
黎江伟 / 著

漆砂砚秘方成谜，擦漆绝技重现……

京作、广作、苏作家具，谁能独占鳌头？

谁是真正的大家具师？

大家 家具 師



家具行业的传奇

黎江伟 / 著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家具师 / 黎江伟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229-05295-9

I. ①大… II. ①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8526号

大家具师

DA JIAJUSHI

黎江伟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特约策划: 陈亚明

责任编辑: 陶志宏 曾 玉

责任校对: 胡 琳

装帧设计: 王丽丽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30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295-9

定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809955转800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如意算盘	001
第二章	绝技漆沙砚	015
第三章	私定终身	023
第四章	家贼难防	029
第五章	善义有报	039
第六章	借力打力	047
第七章	家具做旧	065
第八章	一日千里	073
第九章	绝密配方	085
第十章	生死订单	099
第十一章	落魄街头	117
第十二章	擦漆绝技	135
第十三章	公布秘方	147
第十四章	乱世分离	153
第十五章	照单全收	171
第十六章	东阳圣手	183
第十七章	海派家具	207
第十八章	舍身取义	221



第一章 如意算盘

北平城的胡同长短不一，风格各异，但胡同里的那份静谧和淡然却是相通的。胡同两侧，桑树挂着黑紫色的桑葚，刺槐伸出纹理毕现的圆润叶子，那份深静和幽然感染着它们，连光影都是安详的。太阳把树叶的影子包裹起来，时不时地抛起又放下，等视线寻找过去，却又恢复了沉寂。风到了胡同口，也不再狂放，只是轻幽地掠过，和树上的叶子稍微打一下招呼，就远去了。就连那些猫儿狗儿，走在胡同里，也是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不急不缓。走街串巷的买卖人，挑着晃晃悠悠的担子，把阳光驮在了扁担上，在胡同里拖着长腔吆喝：“哎，玉泉山的水来，东直门的冰，喝得嘴里凉飕飕，给的又多来，汤儿好喝呀！”喊声飘远了，胡同里却显得更沉静幽然了。

老北平的胡同，处处散发出一股闲适和从容。

大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却和别处不同。此时，柴房的门被拍得山响，笼子里的八哥也惊得直转圈，闹出了不小的动静。“广泰成”家具作坊的少爷杨青山被关在柴房里，拼命地喊着“放我出去”，却没有人理他。杨青山两眼喷出了火，边拍门楣边高声喊叫，那声音凄厉而又愤怒，而过往的家丁都只是低了头匆匆地走。

本来，“广泰成”的掌柜杨德水是坐在客厅的，但是他听不得儿子的阵阵喊叫，就甩手往后院去了。杨德水在角亭里坐下又站起，站起又坐下，心里在暗自算计着时间，这是他多年的老毛病。什么事儿不靠算计？从他刚当学徒，拿起第一根木料起，老师傅就告诫他，木材木材，裁好了才是好木材，不算计怎么能行？现在，他把儿子关起来，就在算计着一桩大事。

这桩大事关系着“广泰成”的兴衰成败。

有伙计小心地端来了茶水，正准备转身离开，杨德水叫住了他，哼了一声才开腔问：“少爷怎么样了？”

“回掌柜的，少爷还在叫嚷着要出去。”

“这个混账东西，给我看好喽！”在杨德水眼里，对儿子杨青山是怒其不争的，家业兴旺比什么都重要，此刻他却为了一个女人寻死觅活。杨德水见得太多了，在这北平城里，哪怕是一个抡大刀、耍中幡的，要想在这皇城



根儿下扎得一个屁股大的地方，都得经过一番见刀见血的厮杀。“广泰成”能成为广作家具的翘楚，杨德水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机和心血。“广泰成”这三个字的招牌，是他用了三十年时间才换来的。自从在前门大街拥有了一间店面后，他每天都要站在店门前，对着烫金的招牌点三下头，若有一次不看，就感觉好像没有吃饱，心里空空落落的。

在前门一条街上，能叫得响的、和“广泰成”家具鼎足而立的还有另外两家，一家是苏作的“苏福胜”，一家是代表京作流派的“万兴斋”。杨德水算计的就是这两家。应该这么说，早在二十年前，对于苏作的“苏福胜”，杨德水就开始算计了。

二十年前，苏作家具还算红火，不少人都喜欢苏作家具的简洁实用。那个时候，杨德水就动起了心思。他和“苏福胜”的老掌柜苏逾白为后人定下了娃娃亲，若能将苏逾白的女儿娶过来，两家就合为一家了，何愁不能垄断家具行业？哪知苏逾白过世得早，苏作的生意一落千丈，虽然他的女儿苏婉秋得到了真传，但由于清末民初苏作家具已不被世人所欣赏，“苏福胜”从此就一蹶不振。更意味的是，随着清政府的垮台，代表皇家气势的京作家具更符合皇城根儿老百姓的需求，京作家具突然走红，悄然之间，“万兴斋”几乎垄断了家具市场。这让杨德水很是焦急，想了无数办法都无济于事。“苏福胜”还好对付点儿，一个女子能撑起多大的天？况且苏作也已见衰败之势。话说回来，从“苏福胜”一蹶不振的时候起，他就没把这门娃娃亲看得有多重要，他要的是能够帮助“广泰成”振兴家业的人，而不是还需要借他二两力的亲家。倒是“万兴斋”的掌柜江万兴让他头疼，这个人一辈子谨小慎微，要想把他斗倒，那是难上加难！

说起江万兴的谨小慎微，整条街都是有目共睹的。有人说，哪怕“万兴斋”里跑进一条野狗，他也不会撵走，而是弯腰把狗抱出去。按照江万兴的逻辑，谁知道这条狗的主人是谁？不小心得罪了哪个权贵，“万兴斋”的基业就完了。即使不是权贵，地痞流氓也惹不起啊！江万兴就是这么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把家业做大了。

最近几年，“万兴斋”在家具行里独占鳌头。但是，哪怕“万兴斋”再红火，江万兴也从不张扬，回家以后照样舔碗——每次一吃完饭，碗就像洗过了似的——他舔碗绝不是因为没吃饱，而是养成了一种习惯，要有哪一餐



没舔碗，就感觉掉了什么。

有一回，江万兴正在吃饭，店里伙计有急事来叫他，说是存放紫檀的仓库起火了。江万兴放下饭碗就往外跑，走到半路突然觉得不得劲儿，又折转回去将碗舔干净了才出来。有人说江掌柜，您这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嘛！江万兴说，您呐可不能这么说，紫檀金贵，粮食更金贵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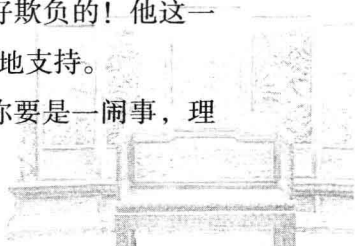
江万兴这么说是有来历的。打小他就没吃饱过饭，餐餐都是玉米糊糊，自从跟了师傅学做家具，才吃上了白面馒头，但还是吃不饱。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流眼泪，他想起了一辈子没吃过几顿白面的老娘，每顿都会偷偷省下一个馒头，给老娘悄悄带回去。即使这样，老娘没吃上两天白面馒头，就发生事儿了。江万兴悄悄带馒头的事儿，让店里的其他伙计给告发了，说是从店里偷的馒头。师傅按照家具行业里头的“十八打”，惩罚了江万兴，甚至要和江万兴断绝师徒关系。木匠这个行业里头，要被师傅逐出了师门，就很难再找到保人和证人——谁还敢给他担保？而按照行规，拜师是需要保人和证人的。江万兴给师傅叩了无数个响头，才得以留下来。留下来的江万兴，才明白了做事要谨小慎微，若是不留个小心，晴天都能摔人一个大跟头。后来直到有一天，他进了宫廷造办处，能吃上饱饭了，但是他的亲娘却永远不在了。

江万兴从一个小伙计做到现在的掌柜，一些事的记忆太深刻了，有些习惯便都刻在了骨头里。所以“广泰成”的掌柜杨德水，给他抛了几次绳子，想诓住他，他硬是不接手。有伙计说，堆放紫檀的仓库起火，就是“广泰成”干的。江万兴用笑脸制止，没有证据，可不要瞎说！大家就都明白，掌柜是想让这一页翻过去了。

但是江万兴的儿子江千里不干。

在众人眼里，江千里这个少掌柜是很有些气派的，和他父亲相比，完全不同。江千里继承了北平爷们儿的大度、仁义和正直，没有架子是不用说了，上到主顾下到伙计他从不端着，平易近人，但就是好面子，还有一点儿男子汉的武断。按照他的意思，这个仇必须得报。“广泰成”凭什么能欺负到我们“万兴斋”头上？得让他们知道，咱爷们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这一句话引起了伙计们热烈的赞同，都拿眉梢和炽热的眼睛默默地支持。

江万兴当时就告诫道，凡事儿都讲个理，无凭无据，你要是一闹事，理





就被别人占去了。江千里还是义愤填膺，说这事就过去了？我可咽不下这口气！江万兴说，要真是“广泰成”下的手，总有一天会露出破绽，到时来个人赃俱获。要不是，咱自个儿得加紧防范，小心驶得万年船啊。江千里知道父亲的胆小，便不再说话，却把这笔账暗自记在了“广泰成”的头上，准备找“广泰成”算账。

江万兴哪能不了解儿子？他嘱咐伙计德子，好生看着少掌柜，哪里也不许去，就是上厕所也不能让他落单。于是，江千里后面就多了一个尾巴，他走一步，德子跟三步。他本来是打算去“广泰成”堵门板的——“广泰成”的老少爷们儿能做出放火的下作事儿来，他可不会往这方面使蔫劲儿。江千里喜欢什么事都放在明面上，背后伤人，那是他顶瞧不起的。但德子把他看得死死的，叫他哪里也去不了。

江千里表面上和德子打着哈哈，好像把放火那件事放过去了，心底却被烤得炙热。一大清早，他见德子还没起来，就快步往外走，刚一打开门，却见德子袖着手站在门口，直打哈欠——敢情是一宿没睡。江千里悻悻地掉头往回走，走了两步，再折回来，德子就跟着他一路小跑，还殷勤地问，少掌柜睡得可好，想去哪儿，只管吩咐！江千里并不恼怒，不动声色地笑了笑说：“走，跟我去店里。”

两人刚到店里，驾着马车送料的师傅就到了。江千里卷起袖子就干上了。他扛着一截木头，脚下显得有些蹒跚，一扭身，木头从肩上滚了下来，发出“咣当”的落地声。声响扎耳，吓得德子赶紧跑了过来，问伤着了哪里没有。江千里撑着腰，说把腰给扭了，不能挪步。

德子慌了手脚，问：“少掌柜，那……那怎么办？”

“嘿，这还用说，赶紧请大夫过来哇！”

德子跑得飞快，一会儿就从街上消失了。江千里定定地看着，嘴角渐渐有了笑意，轻拍了拍手，掸了掸衣角，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的“广泰成”店面。

还没等江千里迈步，后面就传来了威严的声音：“想干什么去？快给我回店里！”江万兴虽然派德子盯住了儿子，但他也没敢省下一份闲心——做什么事都得图个保险，儿子真要到“广泰成”一闹，这事儿就大了！

江千里的诡计被父亲识破，他有些不甘心，还不愿意承认，捂着腰“哎哟”直叫，说：“爹，我这腰可真挪不动步了，哎哟，哎哟……”边叫，边



蹦蹦跳跳地回了店里。

没一会儿，德子把大夫带回了店里，却被江万兴谢绝了。江万兴告诉德子，他已经把儿子的病治好了，听得德子直抠脑袋，敢情掌柜的还有这手！

杨德水戴一顶黑色瓜皮帽，穿一身灰色长袍，脚蹬千层底儿，站在后院里，把手心里的两个核桃搓得“咕咕”直响。他人虽然瘦小，却精明干练，脸庞瘦削下凹，像一块揉好的面团左右两边被剝出了一角，眼眶很深，两个眼珠像陷了进去一样，转动起来显得非常灵活。这次，他把儿子杨青山关起来，是在和“万兴斋”做一笔交易。

前几天，杨德水暗自把杨青山和苏婉秋的婚约给退了，并且答应，今天苏婉秋的二十岁生日，杨青山不许参加。杨德水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广泰成”的家业。他和江万兴达成了协议，只要杨青山退出婚约，“万兴斋”就为“广泰成”带出五个徒弟。“万兴斋”的技艺一直是他所赞赏的，只要有了会京作手艺的师傅，凭他杨德水商会副会长的能力，什么样的活揽不到？要不然，照现在的状况，再过不了几年，“广泰成”就可能被“万兴斋”给逼垮。这笔账杨德水不得不算计，一个姑娘家算得了什么，把家业继承下去那才是道理。

当然，“万兴斋”肯这么干，也是有缘由的，要不然不会凭白无故地接杨德水抛来的绳子，他们前段时间打的结还没解开呢。关键就在“万兴斋”的少东家江千里身上。

江千里并不是纨绔子弟，真要撸起袖子来，也是做家具的一把好手。他自幼跟着父亲学做家具，已经是家具行业里数得着的人物了。然而，“万兴斋”的家具虽然打得好，器形和漆技却显单薄。因此，江千里看中了“苏福胜”的漆艺和设计。在他看来，家具行业除了竞争为什么不能合作？要真能把两家的技艺结合起来，打出的家具也许更完美，何愁生意不红火！就这样，他和“苏福胜”的掌柜苏婉秋来往多了起来，一来二去，两个人慢慢生出了感情。

杨德水正是看中了这点眉目，才乘着儿子出去采购木头，提出交换条件的。江万兴肯配合，当然是为了成全儿子，家业重要，儿子一辈子的幸福岂不是更重要？面对杨德水提出的条件，小心谨慎的江万兴再也没有含糊，一口便应允了。



别看苏婉秋刚满二十，正因为父亲死得早，却得到了“苏作”技艺的真传。“苏作”的家具很少上漆，讲究自然平和，家具成形以后，全凭细致的打磨和烫蜡，直到手感平滑，呈现出光洁圆润的琥珀色，这才算上品。虽然苏作几乎不用漆，但是苏婉秋却掌握了一门失传已久的绝技——漆沙砚。漆沙砚是用轻质木材作胎骨，以秘配的大漆作砚面，研磨过后，砚池里会出来一种漆料，这种漆料里含有极细的沙粒，刷在家具表面，可以让胎质倍感轻巧，并呈现出完美的立体感，家具也会变得坚固耐磨。相传，这个秘方在咸丰前后早已失传，世人只是听说，从来无人见过。苏作很少用漆，苏婉秋也绝少显露，大家从没有看到过她的真正手艺，她只是在和江千里合作的过程中试用了一次。

江千里把和苏婉秋合作的第一件家具运回了店里，是一把黄花梨太师椅，放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隔几天就有主顾上门，是一个军爷，问有没有好一些的椅子。江千里把他领到了一排椅子跟前，交椅、圈椅、扶手椅、四出头官帽椅、梳背椅、玫瑰椅、靠背椅应有尽有。军爷看了一遍，却都不满意，问：“都是你这儿最好的了？我看着可差了点儿。”江千里不敢怠慢，说军爷，我可不敢藏私，“万兴斋”最好的东西都在这儿了。军爷遗憾地要告辞，走到门口，却发现了那把黄花梨太师椅，虽然放在角落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却一下入了军爷的眼睛，点名就要那把。店伙计把椅子搬过来，军爷拿袖子轻轻一拂，整个家具熠熠生辉，他忍不住称赞道，好货色啊。他不问这把椅子是怎么打出来的，而是问谁上的漆，再问是谁设计的。这一问，江千里就实实在在地说了，椅子是“万兴斋”打的，漆艺和样式却是“苏福胜”设计的。军爷又问上的是什么漆，江千里却回答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军爷临走之前又订下了屏风、宝座等大件，指名要上这种漆。这样一来，江千里心里就有底了。

刚开始，被关在柴房里的杨青山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但狮子也终究有疲倦的时候，他慢慢地停止了喊叫。宅子里的下人们只当杨青山放弃了反抗，渐渐放松了警惕，他的眼睛却一直在院子里搜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想逃出去的心思。

杨青山看见妹妹在院子里露了一下头，又缩了回去，激动地大喊：“青雨，青雨……”



杨青雨从角落里走出，粲然一笑，蹦蹦跳跳地走到柴房跟前，说道：“哥，你小点儿声，别让其他人听到了，我这就放你出去。”

杨青山高兴得直点头：“你快点儿，我可不能让江千里这么容易就得逞。”

看着铁锁脱落，杨青山快步从柴门出来，一想又觉得不对，转身盯着妹妹，问：“青雨，你为啥放我出去？你不怕爹怪罪你？”

杨青雨显得有些慌乱，剪了双手说：“还不是为了帮你。婉秋姐多好哇，把她让给别人，我都舍不得哩！”

杨青山看了妹妹一眼，想了想，快步往外跑去。

杨青山跑得着急，他不甘心把苏婉秋拱手让人，何况让给的还是江千里。“人分三六九等，木有花梨紫檀”，江千里怎么能和自己比？在杨青山看来，江千里就是小人得势，“万兴斋”的家具能销得这么好，还不是老百姓捧场，等哪一天世道颠倒过来了，老百姓就会来捧“广泰成”的场。更何况，他喜欢苏婉秋，他们从小就在一起长大，他不相信刚出去半年，买了一趟檀木，苏婉秋的心就变了？

后院里，杨德水把两个核桃攥在手心，慢慢地把玩。突然有伙计跌跌撞撞地跑来，说：“掌柜，不好了，少爷他跑了。”

杨德水一把将核桃收住，沉脸问道：“什么？跑了？他是怎么跑的？赶快给我追回来。”

“是……是小姐将他放出来的。”

杨德水脸上的皮肉一紧，颧骨更加明显，赶紧快步往外走。他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女儿杨青雨会帮忙儿子逃跑。女儿怎么会将杨青山放走呢？这一下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

杨青山心急火燎，他刚从大门跑出来，后面杨德水就带着罗管家追了出来，杨青山赶紧拐进了另外一条胡同。而跟在后面的妹妹杨青雨，则紧张得拿丝巾捂住了胸口。

胡同的阳光瞬间就被起伏的脚步踏碎了，鸽子被惊起以后，又盘旋在半空，不愿意离去。胡同就像一块平铺的彩缎，被人踩得起了皱褶。杨德水从后院赶出来，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女儿杨青雨，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又大步往胡同口追去。他想，杨青山要真跑到了苏婉秋的生日宴上，这事儿就闹大了。



杨青雨见状，怕父亲追上了哥哥，故意往相反的方向一指，说哥哥去“万兴斋”找江千里算账去了。杨德水来不及多想，马上带人往胡同另一头赶去。站在后面的杨青雨脸上却有了笑意。她只是在“万兴斋”门口默默地看着江千里，但自从见过江千里以后，就喜欢上了他。在她看来，江千里随和又有男子汉味道。

那天，江千里正在和伙计们一块儿下料，敞着上身，臂上的汗水凝结成珠，充满活力。和哥哥杨青山那阴郁喜欢扮小生的腔调不同，江千里身上有着一一种杨青雨从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在吸引着她。“慢点儿呐，小心点儿——里面抬。”江千里那干脆利落的指挥，不容置疑，笔挺的鼻梁和满是力量的臂膀，让她印象深刻，从此就忘不了。后来，杨青雨又多次偷偷地观察，却愈发把江千里惦记在了心里，要真像爹算计的那样，她可不愿意看到江千里和苏婉秋好，倒是希望哥哥能和苏婉秋成婚。

苏家的四合院在前门不远处，靠近大栅栏的一条胡同里。一般来说，那时稍大一点儿的店面，都是前店后厂，而居住的地方又不能离店面太远。“苏福胜”生意虽然不景气，但她家的四合院却是以前置下的，非常漂亮，可能是女人执掌的缘故，显得特别整洁。半空中四只大红灯笼高高地挂在门外，地上青石台阶、上马石擦洗得光亮如新。自下而上，抱鼓石的门墩、六方形的门簪、亮锃锃的铜门钹，一派肃穆。门前的道路上，新铺了一层黄土，洒上薄薄的清水，干净清爽。推门进里头，一垣影壁，画着梅兰竹菊，让人顿觉庄重。影壁前面，摆着盛开的鲜花。过了影壁便是月亮门，到了月亮门里头，才算进了前院。前院正中又是一道垂花门，地上铺着砖磨对缝的地板。过了垂花门下台阶右拐，绕过苏作的屏风，才是正院。正院有七间房，左右两边是游廊，游廊回环九曲，油漆彩绘，栩栩如生。再往深走，便是后院，后院里头竹桃枣鱼，一片葳蕤。连接整个前后院的是六尺宽的十字甬道，贴着小白瓷片儿，又规矩又整洁。

此时的苏家，到处都是张灯结彩。接近中午，大门口来贺喜的人已接近尾声了。唢呐手也只是见到有人来了，才吹起来，声音显得断断续续的。苏婉秋为了尽到礼节，一直在大门口恭等稀稀落落的客人。而江千里一直含笑站在她的身边，像守护着某件宝贝，时不时低头怜爱地看一眼。来给苏婉秋祝寿的人，免不了说一些祝福的话，有的人显然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关系，因



此总免不了多看几眼江千里。有年轻的少爷，眼里有了嫉妒和不满的神色，仿佛心里有某件东西被人取走了，把手刚一抬起来恭贺，就甩手进了大门。江千里的手还在半空中，也并不觉得尴尬，他捕捉到了一丝东西，反而更是满足地笑了。

见没有客人来了，苏婉秋正准备回屋，刚转过身来，背后突然锣鼓唢呐大作。她下意识地回头，只见十多个吹乐手擎着乐器，分了两列，扬头晃脑地走来。那音乐是喜庆的，打着高调一阵紧过一阵，突然之间，好像迎来了另一个欢乐的高潮。而苏家请的鼓乐班子，显然也知道有客人来了，也举了乐器开始慌忙地吹奏起来，却显得底气不足，没两下就被刚来的鼓乐压了下去。

江千里想要看看，这是谁请来的鼓乐手，摆这么大的排场！

乐手分开，杨青山从鼓乐手后面迈着方步走了出来，紧接着有家丁抬上了十二个寿盒，绫罗绸缎应有尽有。就这样还没罢休，鼓乐手停在了门前，分散开来，家丁们挑起竹竿，再把鞭炮一点，苏家门前沸腾了……

杨青山一路从天桥过来，他带来了鼓乐班子，还带来了寿桃礼盒。你江千里不就是要脸面吗？我要让你的脸面没地儿搁！他略带挑衅地看着一脸僵色的江千里。

门里和门外的人都围了出来，探头看个究竟。那些鞭炮的纸屑铺了一地，又喜庆又凌乱。杨青山一脚踩在门前的石阶上，一抬手，鼓乐声便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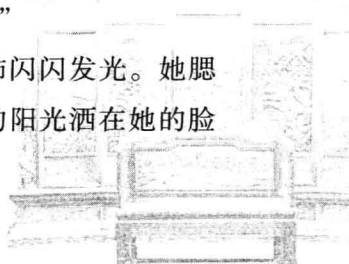
江千里脸色铁青，他知道杨青山是来出风头的。杨青山已经退婚，却反客为主，把自己的风头压了下去，自己在众人面前算丢尽了脸面，不由得喝问：“杨青山，你过来做什么？”

“江兄，几个月不见，别来无恙啊！我当然是来给未婚妻祝寿的。我倒想问问，你是来做什么的？”

江千里怒不可遏，指着杨青山说道：“荒唐，你已经退婚，居然还敢说婉秋是你未婚妻。是你负婉秋在先，怨不得他人。”

“我在外地，并不知道我爹退了婚，还是我妹妹告诉我的。婉秋，你回到我身边吧，江千里不值得依赖，他只是想吞并你的家业。”

苏婉秋穿着海昌蓝绸旗袍，齐耳的短发，耳上的银饰闪闪发光。她腮红齿白，一双眼睛清澈见底，泛着雾蒙蒙的光芒，薄薄的阳光洒在她的脸





上，匀称开来，像水在瓷器上流转了一遍，通透晶莹。她能撑起整个“苏福胜”，除了聪慧善良以外，还和她的严格把关是分不开的。

当年造办处从苏州调了一批工匠过来，专门为清廷打造苏作家具，苏婉秋的父亲苏逾白就在其中。造办处解散以后，苏逾白成立了“苏福胜”，还把绝技漆沙砚传给了苏婉秋，并告诫她，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显露，以免惹火上身。

苏婉秋接管“苏福胜”以后，也一心想把家业做大，但苏作家具已经不受人们的喜爱，她实在无力扭转局面。虽然生意不好做，有乞丐到店来，苏婉秋却不像别的店主那样轰撵，总是要设法帮忙。她还让伙计做了几个提食盒，专门盛放饭菜，遇有乞丐，总是不忘施舍。一来二去，前门街上的乞丐就都知道了“苏福胜”的掌柜善良。

在乞丐中落下口彩的“苏福胜”，生意虽然一天比一天清淡，但是在家具打造上，苏婉秋却从来都不降低标准。有一天，她转到了作坊，看到老师傅正在试装家具。家具在成形之前，一定要试装，北平的老匠人土话称之为“嘎悠”，主要是看榫卯是否合适，家具是否方正，缝口严不严紧。而在试装家具之前，一般要在锤敲的地方垫上一块平木，俗称“挨打木”，用处是避免锤子直接敲打家具留下痕迹。当时，老师傅垫上“挨打木”敲了几下，觉得家具严丝合缝了，就将“挨打木”撤了下来。撤下来以后，发现家具还是有些不稳，老师傅就又补了一锤。苏婉秋看到以后，立即要求工匠返工重做。老师傅没想到年轻人这么较真，说只敲了一下，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苏婉秋却坚持要重做。大家都说，这可是上好的紫檀，重做就费工费料了，可惜得紧。苏婉秋平静地说，我记得父亲教过我，想要省工省料，就得按规矩来，您说呢？她的一句话，让工匠们无言以对，也明白了苏婉秋的精精益求精和良苦用心，“苏福胜”的工匠们再也不敢掉以轻心了。

苏婉秋一心想把“苏福胜”的招牌传承下去，无奈主顾却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江千里上门求见。江千里是有眼光的，在他看来，苏作家具总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认可，虽然现在并不见扭转，却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话让苏婉秋大受鼓舞，她觉得江千里是懂苏作家具的，也是重振家业的时候了。和“万兴斋”达成合作协议以后，她用了一次漆沙砚，就这一次，就为两家迎来了一大笔订单。按照江千里的说法，用不了多长时间，满北平城的订单



会像雪片般飞来。

见杨青山信口雌黄，江千里哪能承受住他的诬陷。他抬头看了看围观的众人，信心满满地说道：“婉秋，你告诉他，事实根本不是他说的那样！”

这个时候，苏婉秋不忍刺激杨青山，正在斟酌和迟疑。哪知杨青山一把抓住苏婉秋的手，急迫地说：“我知道，你是出于无奈的对吗？是江千里逼迫的你，你才答应和他来往。你放心，我们‘广泰成’也能帮助你们，你不能上他的当。”

苏婉秋把手抽了回来，移开目光说：“青山，对不起，千里他懂家作，我把他视为知音，我们的来往是双方的意愿。”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退婚是我爹做的主，不是我的主意，你能理解我吗？要怨我们就怨‘万兴斋’，他们一直在嫉妒我们，所以想破坏我们的姻缘。”

苏婉秋抬起头，坚定地说：“不——不是这样的，我和你只有兄妹之情，而我和千里，却是真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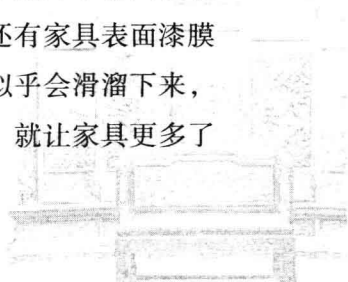
杨青山不相信地看着她，咬牙说道：“你——说的是真的？”

“是的，希望你把我忘了，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不——”杨青山一声嚎叫，一脚踢开挡在面前的礼盒，跌跌撞撞地朝人群跑去。

北平的天桥，是一个卖艺的娱乐场所。拿大顶的、唱快书的、耍中幡的、玩杂耍的、说相声的、逗八哥的、摔跤的、舞刀弄棒的，应有尽有。到了那里，要是还不能尽兴，北平城就没地儿去了。而前门，却实打实是一条商业街，各行各业的老字号，“瑞蚨祥”的绸缎、“天福号”的包子、“王麻子”的剪刀、“张一元”的茶叶，都在这里开有店面，生活起居，到这里来寻，都是能叫得上名号的。

“万兴斋”在前门大街的正中间，店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家具。有紫檀木的多宝格，红木做的屏风，黄花梨的画桌，乌木的炕桌，楠木的金漆宝座，樟木打成的衣箱，榆木的方凳，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单是那木香四溢就让人神清气爽，精神为之一振。再看那雍容典雅的造型，还有家具表面漆膜腴润，色泽柔和，让人不忍触及，视线落到那些家具上，似乎会滑溜下来，连目光也变得水盈盈的——这还不够，要细看雕刻和描绘，就让家具更多了





一些深层次的内容，仿佛每一件家具都是一本翻不完的书。家具器作上，有的刻着鸟兽虫鱼，有的是旭日东升，有的是虬枝纷披，有的是乱云飞渡。再往细里看，还会发现每件家具都有自己独特的意蕴，有的家具上刻着蝙蝠、寿桃和盘长，意为福寿无边；有的刻着花瓶、鹤鹑、如意，寓意平安如意；有的刻着一大一小两头狮子，太师与少师都是官名，借狮与师同音，表达了人们辈辈高官的愿望。要再往细里看，那就更有讲究了，一把椅子，上半部分的扶手都用的是圆木料，而下半部分的脚踏肯定用的是方料，这里暗含着天圆地方的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在“万兴斋”，每一件家具，除了它的实用价值以外，还是一件充满灵性的艺术品。

店里面有伙计张罗着，再往后院走，就是作坊了。后院里堆放着各式各样的木材原料，相比店里的清新明朗，这里就有些凌乱了。“楞面”上摆放着各种器具，光是刨子就有严缝刨、二虎头、净刨、槽刨，锯子有二锯、开榫锯、挖弯锯、接锯，墨斗、搜弓子、刮刀也是随处可见。工匠师傅们分工明确，有的在划线，用线勒子和炭笔在木头上留下标记。有的老师傅在刮拉凿，木屑像盛开的花朵从刨子、凿子里飞快地掠出，在空中变幻一下身姿，就落在了轻软的刨花里，给一大片锦簇的花团添上了一片花瓣。还有的师傅在雕花，每一刀都是层次分明，人物和风景或空灵，或豪放。还有的在试装、打磨，忙得不亦乐乎。

其实，前门大街上的家具作坊几乎都是这种模式，但真要从手艺上说，苏作、广作、京作的家具还真各有千秋。

这么说吧，苏作家具清新自然，素雅文洁，像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浑身透出流畅清爽，没有一处多的，也不能少了哪一处，其秀外慧中的造型，深得文人学士的喜爱。

广作家具呢，讲究雕工，华丽外露，豪不掩饰，透着一丝张扬，像极了二三十岁的年青人，虽然雕饰繁杂，其豪华造型却能得到暴发户们的青睐。

而京作家具，成熟内敛，浑身流淌着端庄和肃穆，像极了一个稳重的中年男人。它糅合了苏作的简练和广作的繁杂，集古朴典雅于一身，迅速受到各阶层的喜爱，所以一时间名声大噪。

按照协议，江万兴正在后院举行收徒仪式。要不是为了儿子，江万兴是绝不会收“广泰成”的人为徒的。要知道，要是收了“广泰成”的人为徒，



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他还没昏到这个份儿上。但是，从儿子往“苏福胜”跑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就看出来了名堂，有时看到江千里钻进“苏福胜”，他捏着胡子，脸上还会浮现一层笑意，像酿好的蜂蜜一样荡漾起来。当儿子从“苏福胜”出来，他又慌忙转过身，装作什么也没看到。因此，当杨德水抛出这根绳子来时，他就心甘情愿地接了。江万兴知道杨德水安的什么心，不过，他再谨小慎微下去，不光杨德水恨他，恐怕连儿子也要埋怨他了。江万兴心里明白，“苏福胜”、“广泰成”、“万兴斋”三家可以合作，但早晚会有一场争斗，只是这场争斗什么时候来临，他也无法预知。

“三百六十行，无祖不立”，每个行业都会供奉自己的祖师。而土木石工和其他五金、油坊、棚匠等行业，都只供奉一个祖师爷——鲁班。“百工技艺，各祀一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伙计们在后院摆放了“天地君亲师”和“木工祖师鲁班”牌位，牌位旁边搁着香案、香炉，左中右分别摆放证人、师傅、保人的座位，业已就位。所摆家作，不管是香案还是座椅，都是一色的檀木京作家具，处处体现出一股庄重大气。

此次拜师，杨德水不好出面，但他所请的证人和保人，可是真花费了心思。保人是北平商会的陈副会长，证人是前门街上荣升典当行的李掌柜。司仪见证人、保人、师傅都已落座，单手托着“如意”带徒弟入场。

司仪环视四周，问徒弟：“你拜师门，是他人相劝还是从心所愿？”

五个徒弟对着师傅齐声回答：“我从心所愿。”

司仪命令徒弟向师傅迈进四步，司仪高喊：“领进师门第一步，前辈的教导要记住；

“第二步，做人的道理要清楚；

“第三步，学习手艺要刻苦；

“第四步，尊敬前辈师长与师叔。”

司仪又问师傅：“你收五人为徒，是他人相劝还是从心所愿？”

江万兴微笑着回答：“我从心所愿。”说完以后，他站起身，带领徒弟向“天地君亲师”和祖师牌位行叩拜礼。

五个徒弟向江万兴行完叩拜礼，再向师傅上“敬师茶”，又给保人和证人上“敬师茶”。然后徒弟和师傅分别念拜师帖和收徒帖，这个时候，仪式基本就完了，人群松动起来。司仪只需让保人和证人分别在拜师帖和收徒帖